

13
2413
59

唐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盛 典校訂

獸部四

驢 駝 牛 羊 狗 豕

○驢一類聚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

<99.-2(1)>

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
 皆壞府舍諸壁郵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
 便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
 質為荊州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
 驢取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
 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
 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和歌者武遂學太山
 梁甫吟之屬 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

案驢服駕今無用日多

驢二初等

許慎說文曰驢似馬長耳驢子也 驢亡何承天纂
 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驢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
 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驛於天下漢書五行
 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公卿相
 放價與馬齊說文曰驪驢父馬母也馱馱馬父驢母
 也 **事對** 名駒 奇畜 上見臧道顏平驢文 史廣額
 長耳 上見表倣能誦 下詳叙爭 子瑜面 孫楚聲 上詳類聚
 王濟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哀甚曰子好
 驢鳴為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乎客皆笑楚怒曰諸
 夫下

君不死而使
武子死乎

驢三帖白

乘賣藥

張楷字公超隱華陰用為輦後漢鄧訓入市

後漢向栩字與甫狀若狂好被髮跣足騎驢入市乞

句後徵拜趙相時人謂其必脫素從儉而羽更乘鮮

車御良馬至門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云欲見劉

世疑之延世門人大怒白兆兆曰聽前進則佞林問常鳴戴

兆經義因為兆辨難兆不能對去不知姓名許駕驢

毋喜驢鳴良常忽死後漢蒯子訓與諸生詣許駕驢

作之以樂其母訓乃安坐飲獲千頭驢千頭運糧祖

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如初獲千頭驢千頭運糧祖

逃追擊之於續兩字詳類

本遇獲之

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

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

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實

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

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

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

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

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頰精麩負磨

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

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

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脚大將軍宮亭侯以

犬

驢

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
 封爾為廬山公 臧道顏弔驢文曰夫徵祥契於有
 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
 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
 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強直稟性沈
 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駱駝藝文類聚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出一封橐駝脊上有一封

上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

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博物志

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
 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
 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洛中
 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
 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異苑曰西域荀夷
 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
 對過唯葫蘆盛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成仙
 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駱駝二初學百帖附

謹案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廣志曰天竺

以北多駝馳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

多駝駝事對出天竺廣志曰橐駝亦出天關龍祠東觀漢記曰

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於龍祠走馬關橐駝以為樂事識泉源

知水脉贊上見郭璞橐駝實外廐夾中陽秦傳曰

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

外廐陸翹鄴中記曰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

向孔阜阜大也既閑閑習也銜尾塞入量力而行知風候

晉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

穎功絕地水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藝文類聚

爾雅曰摩牛音麻重千斤犛牛犛牛也犝牛音卑犞牛音卑

牛牛大者犝牛無角黑皆牝音黑黑耳犝音犝其子犝體

長犝音犝絕有力欣犝音加周易曰畜牝牛吉 又曰

坤為牛 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毛詩曰爾牛

來思其耳濕濕其耳動 又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

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犝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出於弊邑敢犝從者 又曰

牛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又
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
時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令縣陳
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孟子齊宣王問曰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
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
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觶棘而就死以羊易之是
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莊子曰庖丁

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
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又
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綵繒文
綵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
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
當舉必有功 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闋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
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 苻

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牽犢而去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岍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

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史記曰騎劫攻卽墨田單取牛千

頭衣以五彩束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克遂收齊城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太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

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
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又曰梁孝王北獵獻牛
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
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為青牛道士 謝
承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
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
見歸何為謝也 魏略曰鍾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
官乘牝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
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

當隨其母苗不聽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
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
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
之徵也 曹嘉之晉紀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
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張溫
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
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
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
車而出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 列異經曰
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

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
 大往反不失其期此人乃齋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
 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
 兒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
 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 袁
 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苦牛灘
 南岍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迹
 所絕莫得究焉 竺法真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
 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岍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

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
 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
 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
 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裁至耐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
 為相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
 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蹄
 橫者為牛項搏者為牛足也

牛二 初學記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牯古郎反特牛犛牛

牝畜母也從牛匕聲犢牛子也牝普外反二歲牛也犛

山駝反三歲牛也牯思貳反四歲牛也牯戒又音加騰驪牛也

牯莫江反白黑雜毛牛也犛力強反牯牛也犛力制反牛白

春也徐達胡反黃牛虎文也犛力拙反牛白春也

犛四耕反牛駁如星也犛普表反牛黃白色也犛而純反黃

牛黑脣也犛岳反白牛也犛居羊反牛長春也犛叨反牛徐

行也犛牛息聲也一曰牛鳴犛塗牛純色也犛谷反牛

馬牢也犛楚狗反以芻菴養牛也犛如小反牛柔謹也呂

說字林曰狗火口反牛鳴也犛野牛也犛皮祕反牛具齒

也何承天纂文曰犛力弔反牛後脚正也牛羊無角謂

之牝若戈反牛羊角長謂之牝上徒反世本曰牝作服牛

肱黃帝臣也能駕牛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

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

供犛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

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載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禮也載牛掌直一牛

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祭廟之名武跡也祭天地

之牛角鬣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又曰帝

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又曰

天子以犧牛全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所得即無所擇

天子以犧牛全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所得即無所擇

用甯戚相牛經曰牛岐胡壽岐牽兩臆眼去角近行

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童子最快二軌從鼻至

駢至額頸骨長且大快駛也璧堂欲得闊璧堂脚倚

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膺庭欲得廣膺庭前也天關欲

得成天關脊僑骨欲得垂脊中央捶頭欲得高百體

欲得緊蘭株欲得大尾豐岳欲得大膝株垂星欲得

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也懸蹄

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陽鹽

欲得廣陽鹽者夾尾角欲得細身欲得促形欲得如

卷大臙踈勒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常有似鳴者有黃

也廣志曰爆涌角反牛一曰犂牛有赤豹封牛周雷水

牛毛青腹大狀似豬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

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犏皮牛猶犀小今謂之稷

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犂五威反牛如牛而大

肉數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郡

犏刀涉反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

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堂牛色黑

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似水牛一名牯沈牛麟牛似

鹿又似羊肉美犛方牛如駝能行又有犛牛莊子

曰其大若垂天之雲事文角花蹄臧彥賦牛賦

獨出駢毛文角玷斑疑白鮮纖蝻曲牛繫體促身

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國獻花蹄牛天子使孔

類聚白角青毛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子使孔

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異物志四耳八足詳

曰周雷水牛也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四耳八足詳

叙事千寶搜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太守厭白

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者也

乘青郭璞洞林記曰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

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

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關令傳曰周無

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

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

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禮東夷占

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東夷占

骨西河畜特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

之物骨有若此之効孔子欲速富畜五特乃適西

朱公富往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特乃適西

牛三帖

宜徐周禮食醫資稼易注云牛者谷量言其多也石

刻石牛事執鞞禮凡獻牛豐鐘詳類八百里愷牛名

八百里駁常瑩蹄角王武子與射九十特其特放

賭得趣左右探心作炙一啖而去

桃林放牛于桃林之飲賴水於賴水飯書帛史齊

翁以鬼神事武帝帝以為文成將軍後寵衰乃為書

帛以餒牛伴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書甚怪天子疑識其手書衣繒絲數十倍劉景

問之果然為書乃誅之

千斤大牛斃芻豆十倍於亡一毛司馬遷曰僕伏法

常牛負重致遠不如羸符

毛祈鬼神周禮求牛祈鬼乘將相或乘牛車見月喘

犬下

因風逸詳馬飯肥百里奚爵祿不入於賣老晉張茂辟為椽

官老牛數十頭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屠齒力疾老又不任耕駕是無用物收人利不可帝然

乃莫尸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不畜不畜伐木之家問喘

漢郡吉字少卿為丞相見人逐牛牛喘吐氣問牛行幾里人或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行近

因暑故喘此候氣知傷傷筋角而知東鄰殺易東鄰

失節宰相當憂氣知傷傷筋角而知東鄰殺易東鄰

如西鄰南郊免穀梁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者為

郊免牛郭舒曰君雅行鄉人盜殺舒牛牛事覺來謝

亦然皆宴豪董卓字仲穎少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人皆宴豪董卓字仲穎少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伏樂豪感其意斂得雜殺冢間周訪字士達鄉人盜訪

樂豪感其意斂得雜殺冢間周訪字士達鄉人盜訪

畜千餘頭送遺之殺冢間周訪字士達鄉人盜訪

埋其肉不牽轅外周禮牽旁轅牧數澤澤設福衡

使人知其不牽轅外周禮牽旁轅牧數澤澤設福衡

周禮封人掌飾其牛牲設之福衡置朝供

其水藁注福衡所以持牛令不觸人也不角美角美

者身口傷郊牛傷同阜服廂不詩皖彼牽牛踐葦

必死郊牛傷同阜服廂不詩皖彼牽牛踐葦

彼行葦牛朱冲字巨容有牛犯冲禾數畝持芻

羊勿踐履犯禾送而無恨色主媿之乃不復為暴

用革易曰鞞用黃牛之革注鞞有皮傳牛則鎖引

江賦昔有人釣於牛渚得刃遊庖丁事謝拯溺拯溺

金鎖引有金牛推而捨之刃遊庖丁事謝拯溺

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供積膳詳初學放原數

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供積膳詳初學放原數

曰放牛牽涼處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禾者

於原數牽涼處魏志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禾者

如犯於秋宜膳膏腥秋夜鳴牛夜鳴則生白犢

嚴刑也秋宜膳膏腥秋夜鳴牛夜鳴則生白犢

列子黑牛生白服紺轅始駕謂服肇牽車諸侯不

殺禮諸侯無太守欲市况常欲市暉牛暉不與及况

殺禮諸侯無太守欲市况常欲市暉牛暉不與及况

卒贈送其子曰阮君生時不欲賣劍買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守

人多帶刀劍令賣劍買牛賣晉食貨志云魏時齊北顏斐為

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乎賣猪買時齊北顏斐為

京兆尹人無牛車教間月取材作車并養賣鹽買魏志

諸殺貴賣以買牛一二年間皆有牛也遊牝牝于牧

直益市犂牛若有歸化之民以給之遊牝牝于牧

通淫合牝也馴擾擾順也服習握角合禮駢毛中牲

或寢或訛不狘不獮有牧馬有圍不彘不疾

隋柳顧言詠死牛詩曰一朝辭絀憶千里別黃河

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宋孔宙子菴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憑

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珍哉

賁首而亂荈茸長菴之髮懸戾狼情而首鼠遺羔羊

之如膏侔蟬蛸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為容於軍

旅奉藩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駮賂而來庭超

印苟乎其所以云臧道顏駮牛賦曰若乃豪宗戚

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

母良特擢足於雙島名駿疊足於左右如貴遊踊躍

於絕倫觀者媼妍其好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彼奇

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免價齊驥駮

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贊

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贊

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鞦狡力難京
 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
 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
 滕嬰進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
 表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
 見焦饒之微不知決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
 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
 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啓梁元帝謝東宮資蒸栗牛啓曰色似秘府之書毛
 類陳王之玉蹄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

典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齋習以成性乘堅驅
 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
 中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
 響 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
 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
 澤是驅馮軾脩途旣獲坐馳之致馴豢廣庭方念載
 憂之勗

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
 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
 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

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羊一類藝文

爾雅曰麇大羊音肅似羊而大角獬如羊似羊而大角出西方

羊牡粉音墳牝牂夏羊黑殺牡瑜瑜黑牝殺今以群殺為白黑羊

名 羯羊黃復未成羊音佇詩云肥羊絕有力奮羊

六 羊音馬尾今大月支國有大羊說文曰

羊祥詳作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

形舉時羊鳴也羔羊子也羊五月生羔也羴犍六

月生羊也羴羴七月生羊也羴羴未卒歲也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羴羊觸藩羸其角

又曰兌為羊 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

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

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又曰無羊宣

王考牧也厲王時牧人廢宣王復之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又

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聚其角而然周禮曰賓客則

羊人供法羊羊泠毛則毳羶法羊食糞積膳之羊也

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登

報陽也升凡祈珥供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

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布泉也左傳曰華元殺羊食

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

失下 卷一百九十一 羊

事我為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

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為贊吉事之宜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鴻滿野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贊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

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
不同其亡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狼
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卜式者河西
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
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躡而牧歲
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又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
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
羊臥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
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
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
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
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耻
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

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衛玠少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為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資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鬚主簿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著

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日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
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
數萬頭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
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
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
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
如許追者乃去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
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
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
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以後常至臘日祠竈

而薦黃羊焉又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
問伯爲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
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畏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
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
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
定宗伯賣鬼得錢千五百續搜神記曰顧霈者吳
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
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卽
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
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

數針貫其灸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一縻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將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瘵飢乃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荅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

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羊二 初學

許慎說文曰羊牝羊也 𦍋 扶分反 牝羊也 羴 因几反 乘羊也 羴 扶員反 黃腹羊也 羴 猗間反 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牝 羴三歲曰羴 其牝一歲曰牝 羴三歲曰羴 吳羊牝 居謁反 昌羴 蒲各反 羴羊牝曰羯 羴羴 思究反 羔也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 雞有識時之候 鴈有庠序之儀 人取

法焉瑞應圖曰鍾律和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白澤

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山海經曰羝

羊尾如馬尾出錢來之山羝音針玉篇涼州異物志

曰封羊其背如駝廣志曰驢羊似驢書觸藩跪

乳並詳土怪 獄精上詳類聚 易是謀類曰泰山

金雞玉羊 柔毛 貴首上詳敘事 詩曰羊羊貴首

大也 叱石 取珠並詳 丹毛 白血續異記曰吳興

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

戶窺之見其林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

室 穆天子傳曰犬戎朝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

馬四匹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

羊 爰有黑五羝 六飛虢亡虜飯牛於秦傳鬻以五

殺羊之皮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

舉必有功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

政三百四歲為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 重十斤 高

三尺 郭義恭廣志曰大尾羊補毛薄皮尾上旁廣重

以收也合三為生以 養士也故羊高三尺

羊三 羊三 羊三

五色 沈懷遠南越志任尉佗之時有 四角 周成王時人

攻虎 漢書譬如使豺狼逐 將狼 史四皓謂使太子將

千足 食貨志羊千足其 五皮 百里 童殺 詩俾出童殺

也無角曰童殺之性 肥犂 詩既有肥犂以速諸 來思

皆角童殺必無之物 肥犂 父注云犂未成羊 來思

詩爾羊 絜爾 詩絜爾牛羊 嚼毳 武 坐皮 楊 割尾 西域

來思 絜爾 詩絜爾牛羊 嚼毳 武 坐皮 楊 割尾 西域

絜爾 詩絜爾牛羊 嚼毳 武 坐皮 楊 割尾 西域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一

羊

割尾詳初將鬚詳初亡岐列子鄰人亡岐路喪易注易平也言

不待險難士割羊無血子證論竹葉引塗竹葉引羊

車失之樹精化詳類獻子執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馮魯於始尚羔魯以鄭伯牽詳類毛象雪蘇武飢

而吞之角解蒲易下來牛羊下來畢升詩摩之以

井注言馴九牧十羊千走一狼走豐廟用羊告朔類

聚從人意荷葉羊刻木葛由好死肆鄭伯有死反肆屠羊說

曰大王反國說不畜代水之家不殺禮大夫無孟春

食孟春食仲春獻仲春獻畜擾周禮畜通淫禮或寢

或訛詩或剥或烹詩宜黍周禮食齋

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

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試

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有

狗一類聚

爾雅曰犬生三獫宗二師斲未成毫狗狗子未

長喙獫力短喙獨歌獫豔獨豔絕有力狔多狔狔狗

也狗四尺為葵易曰兌為狗左傳曰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微焉明搏而殺

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

瘻狗瘻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

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去 又曰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

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列子曰楊朱之

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其狗

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

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晏

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

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

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

客復往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

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

問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

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

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所

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

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獸

犬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狗

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
 數得獸矣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又曰楚文王得如
 黃之狗宛路之贈遊於雲夢三月不返 說苑曰梁
 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曰子欲何
 之而遽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
 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廣艘長楫
 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子
 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 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
 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
 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

得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

詳舉薦

穆天子傳曰

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筋力猛

戰國策曰齊欲伐

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斄
 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斄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斄其處田父獲之
 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
 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齊王
 懼休將士 史記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
 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

失也 又曰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
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
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漢
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漢武故事曰公孫
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
謁天子因忽不見 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
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即去
之 魏略曰丁謐外似踈濫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
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敬之
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嗥喋不可當一

狗馮嘿作蛆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
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也 孫盛晉陽秋曰王
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山海經曰
螭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華陽國志曰雍閭欲
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三升
汝能得不夷皆從閭 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
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
三百戶帝之狗名繫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
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
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
 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東治都尉及長史或夢
 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
 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竒應募而行乃請好
 劍咋蛇犬作數斛資蜜灌之置穴口蛇出頭犬如困
 目如二尺鏡先啖資灌竒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
 得九女腦髓越王乃聘竒為后 又曰高辛氏有老
 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黿婦人
 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盤
 瓠 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錫

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為狗去復至數人被
 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成山陽王
 珣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白單衣
 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
 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為人殺之乃絕 續搜
 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
 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
 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
 當戶倚張弓拔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

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
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
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曰晉太和
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
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
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
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
之他日又闇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
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
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

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使不相出狗因下
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
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又曰林慮山下有亭每
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
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
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
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
去 又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
羣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

白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
卽打殺之吠乃止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
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
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述
征記曰彭城東岍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
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
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禹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
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
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
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

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
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
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資書
馳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
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
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
船裁近岍犬卽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
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
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旣得荅仍馳還洛計人
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

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 又
曰宋元嘉中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
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反輒門外望
之後玄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湯須白狗肺市索卒
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
躑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
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
韋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
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
為縣令還解冠揭止狗戴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

冠冠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
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繼
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雜五行書曰犬生四
子取黃子養之犬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
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養之白犬虎文
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
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
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
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楚辭曰何
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少康因獵故又逐 又曰

兄有噬犬弟何欲有犬弟鍼欲請易之以百兩卒
無祿 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今君之門兮九重猛
犬信信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狗二初學

謹案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於三故狗各

高三尺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虛謁短喙犬也獾胡

反犬吠不止也獒犬人心可使也狎言佳壯犬也狄

赤犬也呂忱字林曰獯韓良犬也狻鸛宋良犬也狴

五見逐虎犬也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獬扶本隴西

以犬為猶豕獯乃容斃乃更皆多毛犬也獠乃校獠

反知影屈尾犬也周官曰犬赤股而躁躁後漢書

曰帝高辛氏有狗名紫瓠時犬戎兵彊乃莫能得犬

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紫瓠得之於是少女隨紫

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金畜 斗精應劭風俗通曰殺犬殺禳犬者金畜也春秋考異郵

日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烏龍青鸛詳

類聚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鸛白竦耳注精詳

雀飛龍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鸛白竦耳注精詳

大狗賦黃頤赤精許慎說文曰狗賦曰轉視流

朱耀長耳短喙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卷尾龍

赤精長耳短喙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卷尾龍

之系短喙之犬脩頭之馬斯禽獸也猶旅獒周狗

形乎勢觀况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犬下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一 狗

尚書曰西旅獻獒公羊傳獒也 鈴蹄 銘齒上見傳玄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宋淖 韓盧莊子曰介闕問里

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及止而白首 素牙山海

望之自以為過矣 下詳類聚 賚書 銜卵並詳走

名天狗 獸焉其狀如狸白首其賦 郭頌魏晉俗語曰太康

百里 高三尺 七年天郊壇下有白犬高三尺光色

鮮明恒臥 見人則去 狗三帖白

黃耳 陸機有犬名黃 赤身 瑞應圖匈奴獻豹犬 食虎

瑞應周成王時渠搜 逐麋 逐麋之犬不顧 執縶 獻犬

國獻駘犬能飛食虎 逐麋 兔耶謂求大也 執縶 則執

縶 銜衣 吳志諸葛恪字元遜蘇峻謀害恪將出犬銜

格今從者逐之 敝蓋 仲尼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重

升車果被害 重 鑲 盧重鑲又曰盧重令 升仙 淮南王雞 負女 詳類

斃毒 晉太子中生歸昨姬 訴冤 齊諧志云 傷張收 張

收為獬犬所傷醫云 吠楊布 詳類 牽上蔡 李斯牽吠

宜食蠶 繪食之愈 吠楊布 詳類 牽上蔡 李斯牽吠

深巷 古詩犬吠 不夜吠 無事犬 畜土性 傳犬馬非搏

噬 曹植表盧狗悲號國知 守禦 犬有守 問名 獻犬者

問犬 吠形 百犬吠聲 不叱 尊客之前 左牽 效大者 宜

梁 周禮犬 去腎 狗 移而識家 漢祖移新豐 雞 賣以嫁

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貧 累累喪家 孔子去魯

若喪家之狗 累累 信 信迎吠 詳類 猴而不使 管子曰管

桓公曰有犬噬噬且暮欲噬我假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豎刀為亂也也無不噬傳

也也無投骨禮長者之前無使吠詩無使

戀主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迹

狗監漢楊得意狗盜孟嘗君客

詩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駁撮飛雉鷓鴣皆盡

收鳥驚安足視不文

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作收道王路

之未闕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謂常曰噓

咨進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顧也不可論

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僿院踈踈雄姿猛相厄

然高八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

雙肩如白壁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

戈牙如交戟聞林獸之羣爭歛斷鏢而齧石逆風長

厲野禽是覓鼻嗅微香眼裁輕跡盼睜而奮怒揮霍

而振閱譬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掣六

駮折其脊拓捺熊羆破其胸拚抄獸頭斷其爪處

如劔犀牙割似鉞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射

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尼走者先死往者

被擊前無孑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

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姪之賓通聽百里夜吠信

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觀單集人馬銜枚猛
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動南向嚙嚙則
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曾丘魂虓嚇奔突則重闥開非
吾收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
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獒繫瓠受
之於鑿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四鐵之
獨獠云何盧令之足書 西晉傅玄走狗賦曰蓋輕
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雋
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
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

韓盧其不抗豈晉葵之能禦旣乃濟盧泉涉流沙踰
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
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脩頸闊
腋廣前捎後豐顛促耳長義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
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
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懼宋鵠兮越妙古而揚
名於是尋漏跡躡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烏
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
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遁逸林無隱鹿顧
正隰以嬉遊兮步蘭臯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園逍遙

蔡之間藜蒸不堪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畱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豚以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賚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玃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表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

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擊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邳都東海人景帝時為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

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
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
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
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奈君父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
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
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
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

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
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
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
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
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
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
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
王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
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

豕音

曰豬猪也夾脾有麤毫長

數尺能以頸上毫射物也

見郭璞白頭青爪東觀漢記曰未浮與彭寵書責

豪彘贊白頭青爪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白蹄養生要集曰豕長垣澤木蘭橋上詳類聚

曰大蘭橋者今之豬蘭橋是也劉和季以此橋近荻

有莪菜於橋東大養豬襄陽太守皮府君曰作此猪

屎臭當易名作猪蘭橋耳莫復云木魯津伯大蘭

蘭橋也初如戲之而百姓遂易其名魯津伯大蘭

王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

人穢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為魯

津之伯也下見袁倅排諧集

豕三帖白

四月生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期年食之法也大家

不期年賜肩項羽賜樊噲嚼脚魏志關羽夢交

不食賜肩項羽賜樊噲嚼脚魏志關羽夢交

視而交睫去腦禮豚去腦五縱一發千足貨殖傳

與千戶宜稷禮食糠蒸肫幸之供饌甚豐蒸肫

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獻豕于公獻豕字誤有讀

史者云三豕日渡河子貢曰已亥日性卑齊豕性掩

渡河校之果然以已為三以亥為豕性卑齊豕性掩

豆禮晏平仲儉祭先負塗易為封豕以薦食上國注

封大歸艾豨求子豬也喻衛夫人南子也艾豨注妻猪

也朝牙剛暴滑剛暴難制物貪婪見郭璞士不殺故不

殺犬人而啼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乃懼

之不知檢孟之食而不知檢不為禮以鹿豕為禮

犬下卷二

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玄質體肥膈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于世此君之美也白蹄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于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又豪豨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唐類函卷一百九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盛 典校訂

鱗介部一

龍

蛟

○龍一藝文類聚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順也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
 角曰螭龍 方言曰龍未升天曰蟠龍 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
 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

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又曰龍戰于野其血
玄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
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
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颺
叔安颺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
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
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有雌雄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氏饗之龍水

物也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鬪
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
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尚書中候曰舜沈璧
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入壇畔 又曰河
龍圖出雒龜書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詩含神霧
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王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
季興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
之象也 孝經左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

龍亦然玄金千歲生玄龍 又曰舜以太尉卽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德達深淵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 又曰舜東巡狩黃龍五采負圖置舜前 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莊子曰朱伾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覓覓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遊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 又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子沒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
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
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
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旣得其
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中野 又曰
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

俛而去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說苑曰吳王
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
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
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天帝曰魚固
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
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抱朴子曰案
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
禹步吹氣龍卽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吹之一
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
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

魚介 卷一百八 四
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飲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
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
矣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
媪見其上常有龍 又曰黃帝土德黃龍見夏木德
青龍生於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黃龍見新豐
因改年應之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
卽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
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
龍四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諸
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
年又見長安五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
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
壽童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
餘高二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哀帝永元十年黃龍
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
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
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
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喬玄太史令單颺曰其
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內黃殷登嘿記

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為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為宜都王鎮荊州後入纂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志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谿得白龍子明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兩龍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身長三千里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

麟介 卷一百九十八 龍

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
 有迅雷三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
 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習國 又曰龍池之山四
 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
 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
 乘龍不得至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齊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
 故名龍城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
 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
 龍門大鯉魚登龍門化為龍 又曰龍首山長六十
 龍門不登者點額曝鰓矣

里頭入渭水尾逮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
 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
 因以為名 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
 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
 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為
 螻蟻之所裁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
 升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觀

龍二初學記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
 雲興山海經曰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

上應龍遂在地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狀乃得大雨

氣應淮南子曰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其雄

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可見龍

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抱朴子曰有自然之

龍有蛇蠍化成之龍又曰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

事 躍淵 階水 周易曰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趙

署茲為門下督須軍還當更議 銜燭 捧鑪 楚詞

龍何照王逸注曰大荒西北隅有山而不合因各之

不周山故有神龍銜燭而照之 趙擘吳越春秋曰

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赤瑾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觀騰雲 乘水 楚國先賢傳曰宋玉對楚王曰被龍

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鱗豈能量江海之

大哉 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

神廢 五彩 九色 紫雲之輦又駕九色之斑龍 翠

鱗 赤帶 楊子雲為玄曰作龍者施木為骨緹繒為

帶如錦文常隨渭水而下入于海有毒傷人即死 紀

官 賜氏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太昊庖犧氏風姓 投

杖 挂梭 葛洪神仙傳曰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

杖騎之忽然如睡 劉敬叔異苑曰陶侃常捕魚雷

視之乃青龍也 劉敬叔異苑曰陶侃常捕魚雷

得一織梭還挂著壁有頃雷 三友 兩壻 魏志曰華

雨後變成赤龍從屋而下 龍敢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

寧三人為友號曰一龍敢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

尾三人為友號曰一龍敢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

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 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温女

乘龍言得壻之如龍 卷一百九

鱗介 龍

龍三帖

乾象易鱗物禮周雲從龍宿屬星經東方七宿為蒼龍四靈麟鳳一

馬晉童謠曰五馬渡江無首見羣龍無有悔龍負圖

神龍負圖出河伏義街圖周公沈璧青龍為畜龍以

受之以其文畫八卦街圖街出玄甲圖佩豐城劍過

不念改年漢有龍瑞改劍化雷煥子佩豐城劍過

為蛇化不改其文存身龍蛇之蟄矯首狀乘水騰

乘水鳴水竹吹之聲相似也臥龍謂蜀先主曰諸

葛孔明也雕龍言雕鏤莫智無求傳並左泥蟠淵躍

騎黃帝羣臣後宮從上天七十餘人小臣悉持龍

黃帝弓迎安公云云七月七日果有赤龍迎之生山

澤實生蛇龍大澤在宮沼龜龍在宮沼則是畏練葉

葉詳端午練食五花詳類見蘭陵井蘭陵人家井中

登李膺門號為登龍門者得池中子者渾亭人池中得

龍子如守宮十餘頭養之長大稍非池中物吳志龍

有去者一旦水壞廬而乘龍仙去非池中物吳志龍

飛去子先茅狗呼子先騎茅陶侃織梭詳初馬師

治病馬師黃帝時馬醫又夏后藏祭二龍夏后藏祭

化詳張華食鮮晉張華食出潛離隱易合體成章

龍樓龍舟思玄賦棹龍肉蛇蛇矯矯騏騏鶴謂

陸士龍曰本為雲龍騏騏乃鹿野麋

賦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

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火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勾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于淵有蛇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縈縈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曷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澹固保險而常寧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泰清 魏繆襲青龍賦曰懿矣神龍其知惟時覽皇代之云爲襲九泉以潛處當仁聖而覲儀應令月之風律照嘉祥之赫戲敷華耀之珍體耀文采以陸離曠時代以稀出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崩馳觀夫仙龍之爲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脩長容姿溫潤蛟蛇成章繁虵蚪蠕不可度量遠而視之似朝日之陽邇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燭若鑒陽和映瑤瓊躑若望飛雲曳旗旌或蒙翠岱或類

龍

流星或如虹蜺之垂耀或似紅蘭之芳榮煥璘彬之
瑰異實皇家之休靈奉陽春而介福賚乃國以嘉禎
晉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為德變化屈伸隱則
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
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贊 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為寒暑
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又龍魚一角似鯉

居陵俟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升
銘 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
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汗泥上凌太清

表 魏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
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龍於池為

百姓旦夕之觀也
序 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

瑞
○蛟 藝文類聚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蛟為之長率魚
而飛去 月令曰季秋伐蛟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
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
萬物半死氣出左龍蛟出 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

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
飲馬果沈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
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
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
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
帝自潯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世說曰周處年少
時凶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虎並皆犯暴百姓謂爲三橫而處旣刺殺虎又入水
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
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勵終
爲忠臣孝子 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
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甕能吞人 潯
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
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王韶之始興記曰
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
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
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贊 晉郭璞蛟贊曰匪蛇匪龍鱗采暉煥騰躍濤波蜿
蜒江漢漢武飲羽飲飛疊斷

○蛇一類藝文類聚

爾雅曰騰騰蛇

能興雲霧蟒王蛇

蛇之最大者 毛詩曰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

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

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

蛇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

行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

子美而我惡以為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使者萬

乘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

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淮南子曰夫騰

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又曰

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

賈誼書曰孫

叔敖之為見出遊還憂而不食其胾問其故泣而對

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毋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

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巳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

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抱朴子曰或

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

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

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

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又曰蛇

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

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張茂先云會稽多此蛇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爲齊主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

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牀上有一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旣出窻覺如此。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覓幽野於是丹蛇在水

自灑躍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
 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
 君後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拜遼
 東太守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
 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蝮蛇吞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 又曰
 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又曰秦華山有蛇名略遺六足四翼詳 玄中記曰
 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
 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廻三萬里巨

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
 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秦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
 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
 人知為竇氏之祥 又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
 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異苑曰魯國中牟縣蒙山
 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
 故莫得安焉 地鏡圖曰金寶化為青蛇 廣志曰
 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截斷
 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周景式廬山記

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
 人恚怒死受蟒報為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為人
 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為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來
 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
 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呪
 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
 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死于山北今柴
 桑民所居蛇里是也 楚辭曰蝮蛇蓁蓁

銘 晉傅玄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
 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蕤飛羣走類
 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蛇贊曰騰蛇配
 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罷陸畧材非所任難以久
 託 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
 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又蟒蛇贊曰蠢蠢萬
 生或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
 丈 又枳首蛇贊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
 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周庾信孫叔敖逢
 蛇贊曰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
 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龜藝文類聚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

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

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也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

筮龜常在著叢下潛伏也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

火龜 易曰離為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左

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不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大戴禮曰甲

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

於雒玄龜負書出於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又沈璧於

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

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倉光背甲

刻書上躋于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 禮斗威儀曰

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

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

賢智到翠嬌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

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

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受之曰太

一在前天一滿後河出符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

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收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

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
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
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表一尺於是黃
帝佩之以征卽日禽蚩尤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
異之介蟲也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
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著叢之下明吉凶不
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
舊則出一本曰德澤湛潰漁獵從則出 又曰禹甲
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
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
仙聖壽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
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
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趣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
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
楚有神龜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畱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泥
中矣 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披髮言曰予爲清江
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

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剔之患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爲南方物爲禍福也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負陽上降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凶吉之變又曰龜千歲能與人言苻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旣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

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抱朴子巢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或時有白雲蟒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穴蟄而大肥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肚龜七曰玉龜八曰九州龜凡八名其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曰某之龜也不必滿尺二寸
得七八寸可寶矣 又曰南方老人以龜楮牀足經
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至神
若此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晉起
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會稽後賢傳曰孔
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
買放之至水反顧晉書作中流左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
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左顧靈德應感如此
愉悟乃取而佩焉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
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

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
江者莫不沈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
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異
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歸龜
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
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
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
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
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
而止旣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

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
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龜二初學

案叙雜書曰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能見存
亡明於吉凶洪範五行曰龜之言久也千歲而靈此
禽獸而知吉凶者也周官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
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
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
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凡取龜用秋時
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上春釁龜

祭祀先卜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太
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
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禮統曰神龜
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
錯以成列宿五光照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
寸明吉凶不言而信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史記
褚先生曰上有禱字古謂著下有神龜著生滿百莖者
其下常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宋略曰吳郡
獻六眼龜南齊書曰永明年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
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鰲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廻

千里巨鼈巨龜也南越志曰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

主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佇神龍大如拳而色如金上

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緣大木捕鳴蟬至美可

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涪陵大龜文似瑋瑁俗號

曰靈龜博物志曰大要龜鼈之類無雄與蛇通氣則

孕龜鼈皆卵生廣志曰紫茲維螭夷佳形如龜出交

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尺餘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

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

天地千歲之龜甲黑事對法天 象地並詳十朋

四品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王弼注曰龜者決疑

漢書曰元龜距形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為尺

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

寸以上直三百為小貝十朋是為寶四品 玄服 繡裳

史記曰宋元王問博士衛平曰我為江使於河而豫且得

夫玄繡之服而乘輕車曰我為江使於河而豫且得

我而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

愬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昔壬子宿在牽

牛使者當囚衣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可使入

問而求之王曰善哉 孫惠龜言賦曰有緇衣之丈

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輕車之岌岌兮駕雲 赤靈

霧而翱翔風雨為之電奮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

白若柳隆龜經曰龜有五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

向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是也 巢蓮

升木史記褚先生曰江南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

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者為帝王 王子年拾遺記

日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

則升木而居 **朱字** **玄文** 上詳類聚 **春灼** **冬爨**

亦能言也 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

石曰龜 蔡邕月今章句曰孟冬之月命大卜爨龜筮以

牲祠道筮塗以牲血謂之爨龜爨者 **陸行** **坎居**

龜甲所以卜也 蔡邕者著草所以筮也 **陸行** **坎居**

易林曰龜厭江南陸行不止自今枯槁失其都市 **坎居**

李顯龜賦曰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朶順費我靈

符浮與通玄見緯書 **摺牀** **懸室**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

洞以入深大 **督郵** **神使** 古今注曰龜名玄衣督郵

林賦曰應交甫之妻 **錦文** **金色** 敘事 **養氣** **含神**

江賦曰應交甫之妻 **錦文** **金色** 敘事 **養氣** **含神**

郭璞山海經圖蠅龜贊曰水圓三方潛源溢沸靈龜

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貫 沈懷遠南越

志曰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獻 **右轉** **左顧** 續搜

生龜於大冥含神知為効之大 **右轉** **左顧** 續搜

曰鄱陽人黃楮入山采荆揚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

楮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

向便是路龜即即右轉楮即從行十許里 **三足** **四**

便得溪水即作客行舟者也 下詳類聚 **三足** **四**

翼 山海經曰大若山陽狂水出焉注于 **青純** **翠毫**

上詳類聚 徐湛之翠龜表曰句容 **大蒙** **元緒** 南

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翠毫騰路飛集 **大蒙** **元緒** 南

子曰周人簡珪產於古石大蒙 下詳類聚

神龜出於溝壑 下詳類聚

龜三帖白

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 **四** **九疇** 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

支而列於 **負圖** 王者德至川泉 **祀骨** 文選龜祀骨

背有數至九 **負圖** 則玄龜負圖也 **祀骨** 於宗祧寧反

身於 **儻句** 儻句寶龜名 **封父** 之器國名也 **昭兆** 靈

名成之 **決疑** 物之 **先知** 龜為前 **爰契** 龜 **不告** 我龜既厭

昭兆也 **決疑** 物之 **先知** 龜為前 **爰契** 龜 **不告** 我龜既厭

有知得吉兆以龜為有知也 **而不寶** 龜 **不告** 我龜既厭

有知得吉兆以龜為有知也 **而不寶** 龜 **不告** 我龜既厭

龜以為畜故人請不失在嘉林萬畢術曰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野火不及龜常以醮酒求之三宿而得出江水史記

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獻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

尺二寸取前足明吉凶公羊龜青純緣也謂甲助

衰老更記江旁有人家常畜龜為能九月登龜取龜

九江納詳類生神物謂生神物注遺大寶寧王遺我

非所得貨殖傳云元龜為不宜殺龜笑傳近世江上

因大富人教殺之龜見夢曰送我水中後終殺之藏

則不靈太史公曰夏殷欲卜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以

也著龜懸之不惑詳初介蟲之長水族之靈居蔡

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注蔡會龜陽合爾靈龜注

玄物 介物

詩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解自謀

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冀支牀空見雷

儻蒙一曳尾當為屢迴頭

賦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

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

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肅於西崗

玄武集於塞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

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

魚介 卷一百九十六
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耀於雷泉
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
迴以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靈之
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離剝剝之重辜
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起芳
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汪翔而改度昔嚴州之
抗節援斯靈而記喻嗟祿運之屯蹇發遇獲於江濱
歸籠檻以幽處遭諄美之仁人晝顧瞻而終日夕撫
順以接晨遘淫災以隕越命勦絕而不振天道昧而
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株木
蛇折鱗於平臯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
靈之解殼

贊郭璞爾雅龜贊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
或游于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疊疊致用極數盡幾
表吳謝承表曰伏覩靈龜出于會稽章安臣聞靈龜
告符五色粲彰則金則玉背陰向陽 梁劉孝儀為
始興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
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蔡赤文來表軒黃之政神龜
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夷之慶甲生
毳羽寧非銷謫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啓梁丘遲爲范雲謝示毛龜啓曰玄甲應於姬者青
鬣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游蓮葉之上藏采千
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
瑞開圖珍祥映牒間出蕃畿繼踵郊甸 陳江總上
毛龜啓曰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
煙雲爛漫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
輿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禔福靡不顯符瑞以
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含四靈光分五色
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唐類函卷一百九十八

唐類函卷一百九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盛 典校

鱗介部二

鱓 龜 黿 魚 螺 蚌 蛤

○鼈 藝文類聚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說文曰鼈介蟲也 易曰離
爲鼈 周禮曰春獻鼈蜃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
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莊子曰培井之鼈謂東海
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
已繫矣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

鱗介

卷一百九十九

鼈

人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

鼈為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文子曰鼈無耳

而不可蔽精於明也淮南子萬畢術曰青塗殺鼈

得莫復生又曰燒鼈致鼈取鼈夜燒之則鼈至也孫卿子

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

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

身後生子捐之於溷中猪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

噓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

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

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列仙傳曰費長房

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

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

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太守服作一札勅

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遂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

繞之而死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

室中浴良久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

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楚辭曰駟跛

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鼈二帖白

怒小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路堵父怒鼈小曰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曰聞祭養尸享賓鼈於

鱗介

卷一百九十九

二

鼈

魚介

卷一百九十九

何有而使食雞不食雞鼈注冬擗莊子閱休冬則擗鼈于江刺取之

春獻禮實蓼濡鼈醢醬實得莧復生玄物介蟲詳類

不為禮居山者不以不中殺魚鼈不中殺掌籍周禮

去醜禮鼈去醜咸若書曰鳥獸神化左傳堯

羽山其神化為黃能水不大禮水頊則水潦不獻

禮水潦降不獻

賦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

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

徒狹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營氣而

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

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

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窟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

芳芰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

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翩銜

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

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

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

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鼈帖白

為梁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東至於染指楚人獻

九江北鼈鼈以為梁而履之矣

卷一百九十九 三 鼈

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將

解鼈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玄物甲蟲屬狸物周禮鼈人掌取玄物以時籍魚鼈屬

物狸謂鼈有司取月令九月令有司登鼈取鼈注

藏於泥中黃河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果如言也古冶

殺晏子春秋古冶子曰君濟于河鼈銜左驂以入砥

黃氏化江夏黃氏母浴化而為鼈入于深淵後時出見簪猶在首

○魚藝文類聚

毛詩曰南有嘉魚蒸然罩罩 又曰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 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之日魚上冰

莊子曰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爾雅曰東方有比

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江東呼為王餘昔越王為膾而

未切墮落于水化為魚 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

山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

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臻不可封也 瑞應圖曰比

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

吾有雉在吳子寧能為吾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旁

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

笑之以為禮薄而望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

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

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

魚
四
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
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
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
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苻
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爲
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控鈴行歌飄浪於龍
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
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帝王世紀
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
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明之篇

是也 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武王
俯取以祭 又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
得千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
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
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
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漢
書曰宣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三輔決故事曰武
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
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謝承
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

魚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
焉魏志曰文帝欲受禪赤魚游於露吳越春秋
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
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
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
千萬越國當富盈汝南先賢傳曰葛玄見遺大魚
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
苦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
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
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卽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
大雨流潦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空中須臾
有大魚數百頭使人飴之又曰介象與吳王論鱷
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
須臾得鱷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
有頃而反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秦子也後母謗
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
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又曰巴郡杜孝役在成都
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沈水中曰
我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壻寄乃以進母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

姓字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災燒死按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曹植說疲氣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魚二 初學記

莊子外篇曰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列子曰終蟻之北有溟海魚廣千里其身稱焉廣志曰武陽小魚太

如針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爲醬崔豹古今注曰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白魚雄者鮪魚子好羣浮水上名白萍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又鯉魚鮓不可合小豆藿食害人又發諸瘡鱧魚一名鮠 除蒙反味甘無毒主除水氣面大腫及五痔鮠魚味甘大溫無毒云是芹根變作又曰是人髮所作曬食之甚補鮑魚味辛無毒主逐委癭腕折瘰血鱧 蒲角反魚治青盲失精鱧 莫干反鱧力奚 反魚味甘形似鮠能緣樹食藤花取作脯食

飾弓韃步文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山海經曰鰕厥衛魚

大口而細鱗有斑彩與昭反魚狀如鯉魚身鳥翼蒼

文白首赤喙常從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音如鸞見

大穰何羅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擁鮪

詰魚身大首音如嬰兒食之已狂市戀反珠鱉如肺

而有目六足有珠魚狀如鮒莖毛其音如豚見則天

下旱薄魚其狀如鱸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歐吐聲見則

天下反鯢魚赤目赤鬣者食之殺人鮫陵魚背腹皆

有刺如三角菱吳錄曰錯魚一作鱈魚子生後朝出索

食暮皆入母腹中水經曰海鱮且由反魚長數千里穴

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為潮出穴則水潮退出入有節

故潮水有期異物志曰鮫魚皮可以飾刀其子驚則

入母腹中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冕冠冕頭

中猶有石也南越記曰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史

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

之烏賊今疋烏化之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

在脅中露齒無脣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

尺臨海異物志曰比目魚似左右分魚南越謂之板

魚人魚似人長三尺不可噉張華博物志曰牛魚目

似牛形如犢子剥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

又南方草物狀曰水賭魚似猪形又異物志曰鹿魚

頭上有兩角如鹿**對**有翼無鱗劉向列仙傳曰子莫者寄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之著池中數以

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游於洛見鯉魚長三丈

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沈瑩臨海水土記曰千斤七里大魏諸州記曰每至三月中有鱸魚從穴出

似龍大魏諸州記曰每至三月中有鱸魚從穴出在領下背毛詩義疏曰鱸身似龍銳頭口北溟鯤南

海鯨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鯨其大不知幾千里不流土雲生焉有黑鯢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或

宕而失所死於南海之濱肉骨皆消唯膽如石上仙

藥也若獸如蛇山謙之南徐州記曰鯢魚若鯉魚四

遠南越志曰鯢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

六寸頭以蜥蜴鱗如鎧甲異物志謂之鯢鯢黑身

青目沈瑩臨海水土記曰烏鰂魚通身黑長二

蝦尾沈瑩臨海水土記曰烏鰂魚通身黑長二

蝦鰭長五丈尾似蝦白腹斑文沈瑩臨海水土記曰

如刀鋸居水中以食魚為本珠文萬震南州異物志

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

魚注曰鮫有珠文尾青春來秋化臨海異物志曰

毒皮可以飾刀劍口

水其次名春來石首異種也又有石頭長七八寸與

石首同張勃吳錄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鳥

鱗介

片立 雙游 臨海水土記曰板魚片立合體俱行比

目雙 象獺 似牛 楊孚臨海水土記曰魚牛象獺大

下水上 網 釣 饋獻 烹食附

魚三帖 網 釣 饋獻 烹食附

聽琴 鱖魚出聽 置帛 陳勝以丹帛書勝王字置魚或

孝 泣於水上 忽開有雙鯉躍出 報恩 詳類 戲蓮

古詩魚戲 在藻 矢于棠 魚于棠 在于沼 沼亦匪克

樂 登龍 三秦記江海魚集龍門下登 畏鵜 魚不畏網

無情故 為魯 古語曰事歷終 去乙 骨如乙字 咸若 魚

咸 不念 龍腹疾 腹疾奈何 網漏 覬竭澤 不得魚恐後

無魚 脫泉 脫於泉 掉尾 水濁則無 奮鬣 鼓就食 史記

大上 輕車重 往觀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 遂 萃尾 萃

馬來 就食 其頰 首有頰 吞鉤 歸田賦曰貪 游釜 後漢張嬰請張

魚游 芳餌 陰符曰芳餌之 敝笱 詩敝笱在梁 吞舟 吞

釜中 蕩葬 腹 寧葬江 陽 鮫 楊畫以釣道語必子曰迎

而失水 葬 腹 魚之腹 陽 鮫 釣而吞者 陽 鮫 也其為魚

燥而無味 必子至 單父 迎者 冠蓋 交於道 必子曰此

楊畫 所謂 陽 鱗 者 遂 聘 賢 人 而 訪 政 事 單 父 大 治

小鮮 烹小 鮮 若 不 大 斃 水 煩 則 魚 不 出 蕭 望 之 曰 昔 武

不 不 獻 水 潦 降 不 不 鬻 禮 曰 魚 斃 不 中 涵 泳 行 儉 噁

出 子 水 濁 發 發 鱸 鮓 發 發 洋 洋 少 則 洋 洋 取 常 直 任

則 魚 儉 噁 發 發 鱸 鮓 發 發 洋 洋 少 則 洋 洋 取 常 直 任

家 貧 賣 魚 會 官 發 魚 魚 禁 澤 沈 沈 者 之 螻 蟻 能 制 子

價 倍 販 取 其 直 如 常 也 禁 澤 沈 沈 者 之 螻 蟻 能 制 子

卷一百九十一 魚

魚水信 洎泳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香動
乘流葉影披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隋岑德潤
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

上龍津

賦晉王慶鈞魚賦曰然後抽纖綴振脩竿垂銀鈎運
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灩澦漪瀾 晉摯虞
觀魚賦曰觀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
泉之鯉濯陂之鯁灑潯涌躍波浪赴遠集于曲涯之
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感或躍或沈倏爍攸驛眩
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有之柔嘉於是六柱

俱起參構橫羅編莞爲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
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
實有往而無反魚鱗膾鯉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旣旨
且柔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
競機捷於迅流旣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
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求立戀景曜之
西謝懼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
遁需干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
直說而不繹莫不歎息

晉郭璞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

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疏

表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

臣聞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

豚魚則無所不及

○螺藝文類聚

爾雅曰羸小者蚰剛在易曰離為羸剛在外也魏書曰自

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桑椹袁術在江

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搜神記曰晉安

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

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

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

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

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

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

而去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

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

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又曰鸚鵡

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

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為

作兩目兩翼也。又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灸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啖相傳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弦網羅。鱗惑芳餌故為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沈迹在泥沙。又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藝文類聚

易曰離為蚌。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淮南子曰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相持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

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坵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
耕漁則不食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
有蚌城相傳云饑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
名又云城隨洲勢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徐
哀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漲海中

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
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蛤 藝文類聚

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蠟千歲鳥所化也海蛤
為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

曰文蛤表有文 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記曰季

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藥次有

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

閉口

論晉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
胃而育

啓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

聞冬獻

○蛤蜊 藝文類聚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

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
蜊未加煮炙凡人所不能啖况君子與士乎 臨海
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啓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
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
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陳徐
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
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藝文類聚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

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矴而住腹中血及膽
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曰是海
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
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為之 臨海異物
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
升

啓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遠庸臣伏增銘悚

○石劫 藝文類聚

賦梁江淹石劫賦曰海人有食石劫一名紫薑蚌蛤
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

宋衛之間謂之蟪蛄鳴聲清亮江陳鄭之間謂之蟪蛄

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螭齊又呼為其

大者謂之螭或謂之蝻馬其小者謂之麥蚱音截小

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謂之疋音祖反大而黑者謂之

蟻音棧黑而赤者謂之蜺蜺謂之蠹蜺螻謂之寒蟬

寒蟬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為寒蟬月令亦曰寒

曰蜉蝣上音析下音央齊謂之螟蛉上音奚下音鹿楚謂之螻蛄音零秦謂之蜉蝣自關以東謂之蚘蛄上音聊或謂

之螟蛉音帝或謂之螟蛉音廷西楚與秦通名也江

東呼為螟蛉此諸蟬名通作嚴雅而多駁錯未可詳據毛詩曰螭首蛾

眉螭音也又曰如蜩如蟪 又豳風曰五月鳴蜩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莊子

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乎停密也又曰鵬

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

南為 華嶠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

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

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

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聞
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
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
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螻蛄鳴
於朝寒螿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給婦
妻有鬼病夫疑為奸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
欣笑見樹上有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縵頭乃
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楚辭曰歲暮兮不自
聊螻蛄鳴兮啾啾

蟬二 初學

許慎說文曰蟬勝鳴也徐廣車服雜注曰侍臣加貂
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也王充論衡曰螿螿化
為腹育腹育轉為蟬生兩翼不類螿螿淮南子曰蟬
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蟬螳胡蟬蛸螿茅蟬凡五種

也 **事對** 飲露 聆風 上詳敘事 下 嘒庭 翔水 董仲舒

舒答問曰牛亨問仲舒曰蟬名齊女何故答曰昔齊
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啾啾而鳴王悔
恨之故曰齊女文子曰飛鳥反鄉免噪柳鳴榆
走歸岫狐死首丘與螿初節寒氣成悲風入園
謝靈運燕歌行曰孟冬初節寒氣成悲風入園
庭秋蟬噪柳燕辭楹念君行役怨邊庭 說苑曰吳
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操彈於後
露霑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若霑衣如此
曰園中有榆其上有一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黃雀
其後螿蝦委身曲斧欲取其蟬又不知黃雀在其後

隨夏葉繁輕飛避楚雀飲露入吳園流音繞叢藿
響切高軒借問邊城客傷情寧可言 後梁沈君

驚早蟬詩曰日暮野風生林蟬候節鳴望枝疑數

尋空定一聲地幽吟不斷葉動噪羣驚獨有河陽

偏嫌秋翅輕 陳張正見賦得寒樹晚蟬疎詩曰寒

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

疎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又秋蟬唱柳詩曰秋鴈寫遙天園柳集驚蟬競噪長

枝裏爭飛落木前風高知響急近樹覺聲連長楊流

喝盡詎識蔡邕絃 陳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

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何辭高柳寒 陳江總詠

蟬詩曰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諫林柳流響

遍臺池村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隋王山禮賦得

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嘶蟬應序驚露下綏恒

濕風高翅轉輕葉疎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

翳遂入蔡琴聲 隋顏之推聽鳴蟬篇曰聽秋蟬秋

蟬悲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楊明月曙歷亂起秋聲

參差攪人慮單吟如轉簫羣噪學調笙乍飄流曼響

多含斷絕聲垂陰自有樂飲露獨為清短綏何足貴

薄羽不羞輕塘蜩翳下偏難見翡翠竿頭絕易驚容

止由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皇里金張
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誼成市劍影奔星落馬色
浮雲起鼎俎陳龍鳳金石諧宮徵關中滿季心關西
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誰愛韓王游說士紅顏宿
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華中腸自有極那堪教作
轉輪車 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極羣嘶
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
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
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卽斷
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

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今不可
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
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
拒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
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
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闌單倦土牛歸
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
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唐太宗賦得弱
柳鳴秋蟬詩曰散影玉階柳含翠隱鳴蟬微形藏葉
裏亂響生風前 虞世南秋蟬詩曰垂綏飲清露流

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李百藥詠蟬
詩曰清心自飲露哀響屢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
葉中

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淒其下降秋風肅以晨興
聲嘶嗑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
大家蟬賦曰伊玄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
之盛暑陵高木而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焱厲而化
往 魏曹植蟬賦曰惟夫蟬之清潔兮潛厥類乎太
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欲

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兮似貞士而介心
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
嗽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古
黃雀之作害兮患螳螂之勁斧飄高翔而遠託兮毒
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窺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
艱而弗獲兮遙迂集乎官宇依名果之茂蔭兮託脩
榦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囿體離索
之脫視兮姿才捷於猴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
而不緣翳輕軀而奮迅兮跪則足以自閑恐此身之
驚駭兮精曾眈而目連怪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不

我纏欲翻飛而逾滯今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
蜩聲嗶嗶兮盛陽則生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惠
兮帝臣是載尚其潔兮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
陵高靜無爲以自寧邈焉獨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
不慮不營 晉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
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
綉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
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
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

五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迓嘉時以遊征含二儀
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啾噉之哀
聲容麗蜩蟾聲美宮商飄如飛焱之運驚風眇如輕
雲之麗泰陽爾乃振脩眇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披
朝華之墜露含烟熅以夕飧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
而飛蟠若夫歲律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合
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
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
鳴鳩節妙乎鷓鴣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迴條乃
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黏蟬賦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

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謹之是與佚履道之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晉傅玄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合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玄昭於后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噪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泊無爲而

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遙自託乎
 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
 邇今時感君之丹心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
 以攢吟終嬋媛而孤別越客發度漳之歌代馬懷首
 燕之信不假蕤於范冠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
 淪團高木以飄落 陳褚玠風裏蟬賦曰有秋風之
 來庭於高柳之鳴蟬或孤吟而暫斷乍亂響而還遶
 垂玄綫而嘶定避黃雀而聲遷愁人兮易驚靜聽念
 傷情聽蟬兮靡倦更相兮風生終不校樹兮寂寞法
 復飲露兮光榮

贊 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
 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
 茲蟲清潔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定伊不美
 曜彼華冠

○蠅藝文類聚

爾雅曰蠅醜扇好搖翅也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
 悌君子無信讒言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
 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
 冰致蠅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
 至 楊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紫似朱而非朱

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

中朝者坐

案服虔注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

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

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乞

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 又楊章為杜

喬所辟為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屋行赴雒著

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歛

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

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

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

者足以不恨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

部聞道有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

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曰有蠅聚頭所

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

明帝常欲肆眚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

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

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蠅二帖白

卷二百

二

蠅

漬酒

淮南子曰一盃酒蠅清其中匹夫不飲小也

點屏

曹不興畫屏風誤筆點汚以蠅孫權

謂是真傳赦

符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蠅彈之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

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街中堅曰是前青蠅也

刺讒

青蠅刺

止棘

青蠅刺

止榛

並詩青蠅

賦

晉傅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

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

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

鮮潔蠹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執國之權得情

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

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

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

論後漢班固難莊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

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

禍

○蚊藝文類聚

爾雅曰鷓蚊母

俗說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

大戴禮曰聖人有

國蟲蠱不食天駒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

極小乎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蠱不為驚名

曰焦螟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名曰焦螟羣飛

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

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歛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音未足喻其大 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猶蚊之勞者耶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

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蟲嗜膚則通宵不寐矣 鶡冠子曰夫蚊蟲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蟲適足以翫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蚊蟲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蟲不入其舍乎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熙漂山聚蚊成

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東方朔傳
 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
 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
 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穰穰格鬪而死
 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
 惡煙為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
 復脫禕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
 作供養天多蚊臥母牀下以身當之 神異經曰南
 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
 遂不知 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

膝下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
 荅曰懼蚊蟲去嗜我父母耳

賦 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為蚊噉
 味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傳物翼
 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眾繁熾而無
 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餐膚以療飢妨
 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藝文類聚

爾雅曰蜉蝣渠略 似天牛而小有角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
 之渠略 又曰蠓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毛

詩曰蜉蝣蛄蛄閱麻衣如雪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
 蟲陰雨而為之朝生夕死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
 蜉蝣有殷殷衆也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
 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
 以益之也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蠨蛸蜉蝣在水
 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賦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
 陋質羗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
 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蝶一類聚藝文

列子曰陵烏得鬱棲則為烏足此舍而相生也 烏足葉為胡
 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
 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
 之為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蝶二初學

謹案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
 謂之槌木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
 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橘
 樹間搜神記曰朽葦為葢麥為蝴蝶

園 上詳類聚 古樂府歌詞蛺蝶行曰蛺蝶之遊木
 戲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驚接我首蒼間

蠹生蟲 葉化為蝶

詩古詩曰蝴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蝶詩曰空園暮煙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劉孝綽詠素蝶詩曰隨蜂繞綠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梁徐昉賦得蝶依草應令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螢一類聚

爾雅曰螢火即炤也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炤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毛詩曰町疇鹿場炤燿宵行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飛蟲螢火也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螢二切學

案敘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崔豹古今注曰螢

火一名暉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
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也

却馬

上詳敘事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

行化草

流金

易通卦驗曰立秋腐草化為螢

景天

暉

夜

並詳敘事

螢三帖

增曜

鍾會論曰螢火增曜於日月

戴火

螢戴火而寒

晝伏

夜動

的

的

熠熠

詩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井一作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

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

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煙到來燈下暗翻徃雨中然

梁紀少瑜詠月中飛螢詩曰遠度時依幕斜來如

畏惚向月光還盡臨池影更雙 梁沈旋詠螢火詩

曰火申變腐草明滅靡恒調雨墜弗虧光陽昇反奪

照泊樹類奔星集草疑餘燎望之如可灼攬之徒有

耀 陳楊縉照帙秋螢詩曰秋惚餘照盡入暗早螢

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

開合明終不息夜月空徘徊 唐虞世南詠螢詩曰

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李百藥詠螢詩曰
窓裏憐燈暗
堦前畏月明
不覺
逢露濕
祇爲重宵行

賦西晉傅咸螢火賦曰
余曾獨處
顧見螢火
熱以自
照而爲之賦曰
潛空館之寂寂
兮意遙遙而靡寧
嗟耿耿而不寐
兮憂悄悄而多傷
哀斯火之煙滅
兮近腐草而化生
感詩人之悠懷
兮覽熠燿於前庭
不以姿質之鄙薄
兮欲增輝乎太清
雖無補於日月
兮期自照於陋形
當朝陽於戢景
兮必宵昧而是征
進不竟於天光
兮退在晦而能明
諒有似於賢臣
兮於流外而盡誠
蓋物小而論大
兮固作者之所旌
假乃光

而爾熾兮庶有表乎忠貞
西晉潘岳螢火賦曰
喜熠燿之精將與眾類
乎超殊
東山感而增歎
行士慨而懷憂
翔太陰之玄昧
抱夜光以清遊
煩若飛電之宵逝
嗟似移星之雲流動
集陽暉灼如隋珠
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
飄飄頰頰若流金之在沙
載飛載止
光色孔嘉
無聲無臭
明影暢遐
唱朝露於曠野
庇一葉之垂柯
無干欲於萬物
豈顧恤於網羅
至夫重陰之夕
風雨晦暝
萬物眩惑
翩翩獨征
竒姿燎朗
在陰益榮
猶賢哲之處時
時昏昧而道明
若蘭香之在幽越
羣臭而弭馨
隨陰陽以飄颻
非飲食之是營
問

蝨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美微蟲之琦瑋援彩筆
以爲銘 梁蕭和螢火賦曰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
之夜翔乍依欄而回亮或傍牖而舒光忽翔飛而暫
隱時凌空而更颺竹依窓而度影蘭因風而送香此
時逸趣方適良夜淹留眺姮娥之澄景觀熠燿之羣
遊類乾沙之飛火若清漢之流星入玄夜而光淨出
明燈而色幽時臨池而泚影與列宿而俱浮覺更籌
之稍竭見微光之漸收爾其斜月西傾獨照蓬楹矚
曙河之低漢聞伺潮之遠聲望落星之掩色見晨禽
之曉征悲扶桑之吐曜翳微軀而不明寫余襟其未

盡聊染翰以書情

贊 晉郭璞螢火贊曰熠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
煙若散漂物之相噍孰知其陶

○蝙蝠 藝文類聚

爾雅曰蝙蝠服翼也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
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仙鼠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
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瑤光明
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
夜食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
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記曰太湖東邊別

小山名曰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烏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
中伏翼大如鵝鴨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
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夜有光

賦魏曹植蝙蝠賦曰吁何茲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
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
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鷄
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藝文類聚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

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爲叩頭蟲

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
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
湯厲悔愆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
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
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
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
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
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
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藝文類聚

爾雅曰蛾羅也 蠶蛾也

說文曰蛾蠶化飛蟲也 廣

志曰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

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蠶蛾令吾射之 淮

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 蠶屬 苻子曰不安其昧而樂

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漢書曰有白蛾

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註曰蛾飛廣五

六丈

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身如

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棲

類聚羣分塵合電 因溫風以舒散乘游氣以徘徊

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

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

投煎膏而身亡

○蜂 藝文類聚

爾雅曰蜂醜蚩 垂其腴也 土蜂 在地中 木蜂 在樹上 廣

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

聞子臯將為邠宰遂為縗邠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

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

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 蜂有刺毒以

也梁或為良

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燠非

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抱朴子曰雞有搏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驕

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

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

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

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

食之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

塗器捕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

多少隨歲豐儉 楚辭曰玄蜂若壺

詩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

君不畱眇銜花空自飛

賦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

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

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

景翳曜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猿之雀下林天井青松

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

吸椒津乎晨景於是迴鶩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

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隨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於羽族闡衛固乎管籥誅戮峻於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藝文類聚

爾雅曰蟋蟀蝥也方言曰楚謂蜻蛉為蟋蟀或謂之蝥南楚謂之王孫即趨織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趨

織鳴嬾婦驚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祭豳月

令章句曰蟋蟀蟲名蝥斯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

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為夷則蟋蟀鳴

賦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云抃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咧咧翔翔翩翩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尺蠖藝文類聚

爾雅曰蠖尺蠖也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賦宋鮑昭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

蟲考 卷二 三
拙非令薄當靜泉淳遇躁風驚起軒樞以曠跨伏累
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
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
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蟻類聚

爾雅曰壘打蠆

赤駁蚍蜉 蠆飛蟻者

其子蚍蟻

禮記

曰暇脩蚍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貴玄駒者蟻
也貴者走於地中也 焦贛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
戶大雨將集 又曰蚍蟻戴粒留不上山却推蹶頤

乃傷其顏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
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得
水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符子曰東海有鼈
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
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
鼈之行月餘鼈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
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
戴粒也逍遙乎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
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

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蟬蛸折
漆以染堅凝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廣
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
數種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勿轉
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
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
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焉山海經
曰朱蟻其狀如蟻蟻蚍蟻也在崑崙墟齊諧記曰當陽
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
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

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
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
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
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博物志曰蟻知將雨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
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其裝馬從出中
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
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機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
肉輒來聚力所勝取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
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

中謙後誅滅

賦 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劔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頰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東山之高垓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蜘蛛 藝文類聚

爾雅曰蜘蛛蛛蝥 北燕謂之毒蝥齊人呼其公江東呼蝥蝥 又曰蠪蛸

長崎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 又曰土蜘蛛 在于地中布網者 草蜘蛛

絡幕草上 毛詩曰蠪蛸在戶 即長崎也 焦貢易林未濟之

蠱曰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囓聚觸我羅域為網

所得死於網國 又井之遜曰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

蜘蛛而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

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

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智

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

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答犯曰公子慎
 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異苑曰陳都殷
 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
 心患悖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
 宴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懈 廣志曰草蜘蛛
 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
 有在器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脚在壁
 屋為絡者

賦 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于四
 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

絡布網引網織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
 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翼繞足鞞絲置圍衝
 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螂 藝文類聚

爾雅曰不過螳螂也其子螳蛸 一名螳螂卵也 莫貉螳螂

有斧蟲也 方言曰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虻或謂之蚌

蚌 廣雅曰芊芊齧肱螳螂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

螳螂生 禮記鄭注曰螳螂螳蛸母也王瓚問曰爾
 雅云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
 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濟以東謂

之馬馱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螟蛉是以注云螳螂螟
 蛸毋也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
 搏其輪問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
 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
 勇士歸之焉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
 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又曰莊周遊雕陵之樊睹
 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
 而集於栗林感觸也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殷曲目大也
 大不覩不見人者 蹇裳躩步疾行也 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
 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

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辭之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我
 我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
 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隼
 放俯飛蟬而奮猛臨懸蝓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
 齊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榦或
 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厲嘴管翼其往如歸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
 句踐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蝗一類聚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四者蝗 說文曰螟蝻也 廣雅曰蝻蝗也 毛詩

曰去其螟螻及其蝻賊毛詩義疏曰赤螻蝗也許慎

曰使乞貸則生螻舊說螟螻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

賊姦尤内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

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今謂蝗子為蝻一

名蠶蝻兗州人謂之螻蔡伯喈曰蝗螻也當為災則

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

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

之 穀梁傳曰雨蝻于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

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蝻者旱災

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眾蟲為害矣雨蝻

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而雨蝻

又曰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

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早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

之孽也 京房易傳曰德無節蟲食菜 春秋佐助

期曰蝻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蝻之

為言眾暴眾也 春秋含孽曰蝗起於貪蝻者飛而

甲為害故天雨蝻則刑法醜 呂氏春秋曰匡章孟

蟲彘 卷二百
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
奚故爲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
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
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
上林頌以諷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將征
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
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
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 五
行志曰劉歆以爲蜚負蝨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

蟲之孽 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
在潁川鳳皇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
豈鳳皇食耶 又曰王莽地節三年夏蝗從東方來
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東觀漢記曰馬援
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振貧
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又曰永初七年
郡國蝗飛過 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
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
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

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
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
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
節皆去 又曰謝夷吾爲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
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季長爲湖令
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
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
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
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
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

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
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
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貪作虐二年六
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
都蝗靈帝嘉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
塞是歲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
奴中郎將威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歛郡國
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
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

種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魏志曰廣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為乾飯晉令曰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被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晉陽賦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涼記曰涼王呂光

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州濠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殮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常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會稽典錄曰鄭弘為鄴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鄴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為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鄴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按驗之陳留耆舊

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
蝻蝗為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益部
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為固始侯
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又傳曰楊琳為茂陵令比
縣連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先賢行狀曰公沙穆
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為害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
令百姓不忍欺大蝗連熟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
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
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

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
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蝗二帖白

捕使者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隨督郵後漢戴

華令汝穎有蝗災不入西華界督郵避境魯恭為中

避赴海詳類責已公沙穆為弘農令時多蝗蟲乃設

君去官徐栩事害田無害我免稅蟲損免稅田租有

神秉昇昆蟲無作天災流行百騰時作介蟲

敗穀稻蟹不遺種國蟲螟為害蟲蝗為災昆

蟲之災

何禎賤曰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
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
能飛巨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
一項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枚
數可得而知也

書魏應喙與西陽令孔德琰書曰嘉麥禎祥唯日未
久不圖飛蝗一日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
斯爰整其旅船背之叟皓首之髮莫不負戈奔走于
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雷鼉震於雷動以此掃敵必將
希捲况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

